

百年的沉思

回顾二十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

辛旗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郑治清 孔德琪

平面设计：张清工作室

E-MAIL: doer0118@yahoo.com.cn

ISBN 7-80142-583-9/Z · 312

定价：78.00 元

ISBN 7-80142-583-9



9 787801 425836 >

百年的沉思

回顾二十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

辛旗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的沉思: 回顾二十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 /

辛旗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6. 4

ISBN 7-80142-583-9

I. 百... II. 辛... III. 世界史: 现代史: 文化史 - 20 世纪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746 号

百年的沉思——回顾 20 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

著 者: 辛旗

责任编辑: 郑志清 孔德琪

版式设计: 鯤坊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X1194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583-9/Z · 312

定 价: 7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辛旗，满族，1961年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河北大学，获哲学学士，后考入厦门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宗教学和台湾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曾在政治大学从事客座研究。现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是中国宗教学会、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

出版著作《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中国历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阮籍评传》、《文化新视野——看世界，论中国，说台湾》、《跨世纪思考》等。主编台湾问题论文集六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政论文、散文、诗歌百余篇。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海峡两岸关系论坛”节目任嘉宾主持人。

再版前言

《百年的沉思》一书出版已经整整5年了。

这本小书所触及的是上一个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其范围涵盖了20世纪百年来的历史学、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变迁过程。书中笔锋所向，诸如：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反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科学技术发展、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全球化、妇女解放运动、大众娱乐方式、信息时代和数字化社会等重大问题。当年写作该书过程中，笔者总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左右，认为在商业主义喧嚣、消费拜金盛行、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还能有多少人放慢生活的节奏来思考我们的人生、世界、文化和未来，还会有多少人能和笔者在对这些“形而上”问题的看法中产生共鸣。小书出版后受到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不少专家学者、朋友和读者找到我探讨书中涉及的问题，一些大学、学术单位，甚至海外一些学术论坛和会议也曾邀请我结合该书的思想观念做学术演讲和授课。在与各方面人士交流和讨教当中，笔者深深感到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商业化社会浓厚的“物质至上主义”的氛围中，依然倾注极大的心力来关心人类思想观念层次上的问题、苦苦思索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文明观念来引导未来的发展。这些心灵沟通和脑力激荡让笔者坚信两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所言“德不孤，必有邻”；也坚信人类精神世界中固有的“道德向善性”、追求人类社会公平、公正、和谐、均富、大同的理想会重新得到张扬。

《百年的沉思》一书再版也令笔者心生感慨、喜忧参半。欣慰的是当年在该书中笔者大声疾呼：人类应当尽快联合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制止战争、消除贫困、共同发展、引导流通、规范金融、普及教育、建立与人类道德相一致的科技观念、确立人类更长久与自然协调的价值观念、构筑平等对待各种文化的信息传播网络、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等等论述和剖析，现在已经成为当今各国政界、知识界的主流思潮。同时，令笔者担忧的一面是：当年书中所预言的许多趋势不幸言中而成为了现实。比如：日渐庸俗化的大众娱乐方式泛滥成灾；能源争夺成为国际力量冲突的引爆点；科学技术发展的非道德化（克隆人类、创造新物种）；新帝国主义以所谓“反恐”、“民主”名义肆意使用战争手段；文明冲突因为国际强权压迫弱小民族而激化；环境变迁性疾病和自然灾害盛行；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金融资本联合称霸；经济领域中的贫富差距增大，等等。当年对这些问题的预言和担忧不是“先知先觉”式的自我欣赏与炫耀，也非“乌鸦嘴”式的幸灾乐祸，而是面对人类未来发展，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道德理性”，是超越“工具理性”的责任感和人本情怀。因为当今世界，有太多的戕害大自然和人类本性的“发展模式”被各种“工具型理论”披上合理的外衣。知识分子应秉持社会正义、良知和批判精神，不能仅仅成为替“资本”牟利的专业型工具。

《百年的沉思》5年后再版，笔者结合世界局势和文化进程的变动，对书中个别文字进行了修订，在以往内容不作变更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些年撰写和发表的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发展趋势的预测性分析文章，集成《百年的沉思》新版第十一章。承蒙华艺出版社各位同仁关照，这本小书得以再次付梓，在此谨向关心、提携、帮助笔者的各界朋友和读者们深表谢意。对书中舛谬之处，敬请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辛旗

2006年4月6日写于北京彝堂

中华文明与世界潮流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汪道涵

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曾经以儒学为主流,产生过自己的深邃和灿烂,又以中华各民族文化宗教的传播,渗透和各支流多态纷呈,显示了其博大精深。这种深邃、灿烂、复杂、丰富的文明,都产生于以农业为主的东亚大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们又维系了农业东亚的政治秩序及社会文化发展。从上古到近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成为一种古老的文明。到19世纪西方文明拍岸而来,这种古老的文明便面对着另一种非常陌生的文明了。

在19世纪,中国人称西方为“泰西”,西方人称中国及其近邻为“远东”。泰西和远东,都表达了一种遥远感:既存在着空间上的距离,也显示了文化上的差异。然而,借助于工业革命之后所获得的物质力量,西方人能够跨越遥远,把自己的文明带到东方。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的舰队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美国人的舰队打开了日本的藩篱,东西文明的交往,是以冲撞和冲突为起点的。而后,是古老的东方在形势的压力下奋起直追,开始了近代化和走向现代化。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从洋务运动以“借法自强”,带着被侵略的创痛,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明。随后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在变法图存的宗旨下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与之相伴的,则是传统文化的黯淡和褪色。19世纪60年代首开洋务的那一代人心怀“中体西用”,他们接受西方文明,而意在取新卫旧。但时至20世纪前期,欧风美雨咄咄东来,中国所长成的另一代人中,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议题和追求。这种变化,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所经过的心路历程。其中包含着在侵略者压力下产生的苦痛,以及由苦痛产生的急迫,由急迫产生的偏斜。

西方人最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在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中实现现代化,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多年里,现代化与西方文明常常纠缠在一起,不容易剥离;由此产生了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在东方人中产生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错觉。东

西方文明的交会在最初百年中显示出来的是，西方文明的优势和东方文明的弱势。然而，时至20世纪后半期，现代化已经伸展到世界的许多地区，现代化带着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融入了本土文化之中，现代化的根须扎入了各异的民族和社会，现代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东亚的兴起，正是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促成了中国人对“全盘西化”论的反思，也促成了西方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世界所拓展开来的，是文化交往中的一个理性的时代。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因之而能够从优势和弱势的对比中走出来，成为平等对话的两种文明。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150多年来中华文明走过的曲折路迹，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而面对正在到来的21世纪，由中华文明关照世界，又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20世纪，一方面造就了技术昌明，物力厚富；一方面却带来失衡的生态，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一方面用经济网络把五洲四海连为一体，使空间上分割开来的不同民族彼此联系的愈来愈密切；一方面又在百年之中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局部战争和长久冷战的痛楚。在这些矛盾中，促成了进步的东西又往往制约了进步。人人都期望明天变得更好，因此，在展望新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便成为人心的主流意识。

古老的儒家典籍《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虽然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但是对21世纪以现代化寻求发展的人类来说，其中包含的智慧和洞见，却能够引出长思久想。在西方，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后，发展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被人类日益自觉地引入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尽物之性”的基本过程，在蒸汽时代，征服自然还仅仅表现在借用风力、火力、水力以师法造化；时至今日，人类手中的粒子加速器已经做到了用一个人造的环境，把自然环境中不易显现的物性强逼出来。其间的进步速度，真不可道以里计。200多年来，这种“尽物之性”的过程，已经累积地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就和平与发展而言，“尽物之性”只体现了一面之理，和平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归宿也是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归根到底总是以人为尺度的。因此，“尽物之性”的一面应该结合“尽人之性”的一面。工业革命以来，物力日益丰厚，而道德日益沦落，正是“尽物之性”的一面与“尽人之性”的一面常常脱节的结果。我想，现代化是从“尽物之性”开始的，但是现代化的圆满却是在“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同一、经济和伦理的同一中实现的。

与“尽物之性”相比，“尽人之性”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然而每一种人类的文明都无法回避这个题目。以群体为范围，“人为性”派生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与相应的群体利益对应。利益与利益，既因分解而导致冲突；

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也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走向协调和合作。两千多年来，人类经历了分解多于协同的历史，从孔子以来，儒家怀抱的“为万世开太平”之想，就一直保留在中华文明之中，成为感召人心的一种信念。“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人类利益由分解走向合作。今天的世界，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经济走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态势，使人们在为自己思考的时候，不能不同时为别人思考。我相信，在21世纪，先贤留下的憧憬一定会唤起人类更多的良知和自觉，使我们继续走向和平与发展。

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但是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尽人之性”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改造自然而言，自然是人的对立物；然而人的生命又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息息都在自然之中。由此论之，“天人合一”是有涵盖性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能够支配的物质力量越来越多，但是这个过程种中的代价却全都留给了自然去负担。由此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最终使人类自身成为受害者，也使人类越来越多地想起了中华文明中善处“天人之际”的那些道理。21世纪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来化解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又尽力善待自然，回馈自然。这样做正是善待我们的生命，善待我们的子孙后代。

冷战后，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与多元。每一种人类文明都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百年来，不断自强不息的中国，正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她将延续古老的文明，使之在现代化中别开生面。同时，这个过程也要求我们与所有的人类文明平等对话，寻求互补和互利。各有特色的人类文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都属于人类全体。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领域都将被打破，为人类所共享。因此，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有理由确信，不同文明与文化的沟通和交融，将使空间上越来越接近的人类，在心灵上也会越来越接近。明天将更美好。

辛旗所著《百年的沉思》一书为我们观察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坐标。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仅有40年经历的年轻人，敢于着眼于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冲突，着眼于“尽物之性”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着眼于“尽人之性”的文化艺术伦理价值之评判，开篇立论，剖析入微，的确难能可贵。从书中可见，他既秉承传统儒家“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情怀，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在21世纪曙光微熹之际，有这样一本深入思考人类所经历20世纪的书问世，我相信，对我们能更好地把握来来是有益处的。是为序。

汪道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0世纪已经结束，这100年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世纪的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生活的不同角度体验了20世纪对我们的冲击，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一个使人振奋、迷惘、憧憬、绝望、留恋、厌倦、思索、沉湎的时代。回顾这100年，观念的庞杂和繁衍伴随着物质生产和对自然征服的扩大，人类的行为也更加脱离以往几个世纪传统的束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观念与行为的互动，构成了人类生活方式中外在文化形式的千奇百态、光怪陆离，以及内在文化观念的分化和多元。

一、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向

无论如何，20世纪的人类文化发展仍有一个基本的趋向：由上个世纪末伟大思想家引导的人性觉醒，导致对上帝的否定。理性借助逻辑和哲学的力量将科学推向人类思想的前锋位置，科学又将自然视为征服的对象。人类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将个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精神财富；巨大的市场和复杂的国际关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形态。19世纪的殖民与市场观念到20世纪初已经被“民族国家”的理想所替代。列强瓜分世界的战争，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构成20世纪上半叶的主调，工业化对人性的压制和对工人阶级权利的剥夺，把革命推向了历史舞台，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社会民主等思想交织在战争、革命和社会自然演进过程之中。

商业资本主义成为20世纪的主角，它所要求的是“效率”，而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是“公平”。“效率”与商业利润相关，“公平”与社会道德相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造成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和战争，也促使资本主义体制大幅度接受社会主义的成分而自我调节。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持续几百年的精致文化开始因商业消费而世俗化，大众文化配合着传播媒体的改进向全球扩张，观念文化在

感官文化的进逼下节节退缩，古典的、理性的、合于传统规范的文化形式作为主流文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殖民扩张之下，曾表现为文化启蒙和文化自强的二元主题，但始终无法摆脱在西方物质力量优势的笼罩下，“中心”与“边缘”之辩往往成为恢复民族传统的理论凭借，那些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 and 民族，又面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一时难以找到恰当的定位，其文化呈现双重性。

狭义的文化与艺术对20世纪的影响是与个人分不开的，任何人难以脱离文学、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舞蹈、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一影响促进了社会的裂变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同时也隐含着一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人类理性和自然本性的规律性及传统范式的否定。

金融资本如泛滥的洪水冲决了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为藩篱，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人类因为科技和信息的发展，逐渐陷入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中，现实世界愈来愈带有虚拟的性质，人类个性的表达不得不迁就于网络化的世界、多面向的资讯和消费选择，迫使人们更加零碎地分割时间和生存空间。人们无法再作自我的主宰，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网络之网上的“结”，人们减少了对周围环境和自身存在价息的哲学和理性思考，追逐感官愉悦和消费价值的情感正逐渐左右着人们的传统信仰。

二、“文化”之谜

“文化”一词一直是诱人的“谜”。

“文”这个字在殷商甲骨文中的象形是一个站立着腹部画有纹饰的人，它在中国古代最初的涵义是“纹饰”。原始祖先对自然和动物的崇拜，激荡了原初的观念信仰，具体物质的图腾，产生了抽象的物形和纹饰，起初是涂抹、纹刻在身上的线条，渐渐地形成了对各种经人加工后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纹饰化”，即人赋予各种主观和客观物质以“有意味的形式”。这些渗透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中的“有意味的形式”代代相传，再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出多种形式、系统、范式和地域特征、族群特征，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结构。

通俗地讲，“文化”是人类以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区别于自然和动物世界，并进而对各种主客观事物所进行的外在和内在有形或无形的规定。套用现代商业用语，类似于

“包装”。既然是对各种事物的规定，那么文化必然要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联系，于是有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文化”似乎可以涵盖一切。

其实，“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文所论及的基本是广义的文化概念，至于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用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戏剧等)或以电视、电影、多媒体等形式展现人类文明的物质与精神等各个方面“有意味的形式”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则重在人类观念、行为对自然和社会的交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趋势。

三、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

对“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合写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列举了从1871年至1951年的80年间学界关于“文化”的164种概念。他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范畴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概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揭示某些社会对象或整个历史过程的特殊性。此外，文化的界定，还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要求，而首先是满足历史学的需要。”^①文化是历史过程中的概念，离不开历史事件，本书将以历史事实为基本素材，以史出论，以论带史，在文化与历史统一中，揭示20世纪100年间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些主要文化观念。

文化是随着人类历史演进而积察和发展的，文化的观念形态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和更新的。抽象的文化概念是源于古希腊的哲学观念中“样式”、“气质”、“智能与教养”、“多样的社会地位”等。罗马时期的“文化”(Cultura)来自拉丁语 Colere，有培植和耕耘的意思，同时它又与“祭祀”(Cultus)相近，到中世纪“文化”带有明显的教养和宗教的含义。

文艺复兴时期，强调古典的人本主义文化，贬低宗教神学，“文化”增加了知识启蒙和道德的内容，用世俗的古典文化取代宗教神学文化。17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萨穆埃尔·普芬道夫(S. Pufendorf, 1632—1694年)为“文化”定义时引入了“人类尊严”的概念，强调人的主体意识^②。18世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认为，“文化”是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所获取的教养、知识和技能。卢梭、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都运用了“文化”的观念，表述特定的精神和社会的风俗。此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将“文化”引入精神领

^①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转引自维克多·埃尔德著《文化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域，从哲学理性的角度探究其本质。

19世纪自然科学全面发展，具有生物进化论基础的文化人类学家开始对“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变异和分期进行研究。1871年英国历史、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 1832—1917年)提出了经典式的“文化”定义：“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他还触及了“大文化”的内涵，即一个民族的生活所显示的一切，无论其水平怎样，均是文化性的^①。至此，“文化”的概念有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大框架。虽然，以后的众多文化学学者都跃跃欲试地为“文化”重新定义，但难以超过泰勒。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渴望更新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价值观念的尺度已经完全改变。面临此种情况，人类便试图再创立一个新的文化模式”^②。的确，20世纪人类实现了这种创立，所以对“文化”的定义和进一步解释是十分必要的。

四、本书的“文化”观念

本书所涉及的“文化”基本上属于与历史直接联系的“大文化”，其内容涵盖人类在20世纪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一系列创造，以及这些创造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这里，读者似乎要问：“你这个无所不包的文化概念与文明有什么两样？”“文明”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一是指人类社会结构的状况；二是以社会形态为指标，测量某一阶段的文化发展程度；三是区别文化的地域性和类型；四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其掌握物质和技术力量的程度。而“文化”则反映在通过观念与行为的互动，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一种趋势来左右着人类与自然，人类自身之间的各种关系。

“大文化”在观念与行为的审视上，应关注于社会形态(包括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体系)之内的人类的整个活动方式、行为模式以及全部的物质与精神创造。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形态的文化门类，都是“大文化”的“子文化”，受着“大文化”的规定和制约。文化更偏重于社会形态中的观念形态，其所造就的社会文化环境既塑造人的文化性，又可被人们的观念行为所影响。“文明”是给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和历史地域定性的范畴；“文化”则是社会形态的精神生产和观念行为范畴。

无可否认，文化是有地域、历史、民族、阶级性的，文化是特殊的，任何社会都有其主体文化。从历史、民族和地域性来说，文化是社会的一种遗传形式，是通过文化的

^①泰勒著《原始文化》(Edward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1871), 第1页。

^②路易·多洛著《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塑造和观念的同一来维持社会基本的历史和文化的规定性。文化可以通过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载体，作用于社会和人，使个人意识变为社会、历史、民族、阶级、集团和国家意识，“由主观精神变为客观精神，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我们每个人都生活于某种文化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它将对每个人的一生发生巨大的影响，所谓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文化的培养和熏陶的过程。”^①

自从有了人类的战争和征服以来，任何一个集团、阶级、国家或国家联合都有一个“主体文化”，它的作用是保持对主导者的归属感和该社会的稳定与同一。这就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文化的特殊性和产生文化的“中心”意识，才会有人类历史的丰富多彩和人类文化的相互争斗和交融。同时，人类文化的一般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人类发展都存在着一个趋势。20世纪概莫能外。本书正是要通过对百年历史中各种文化的描述，揭示其中的规律和趋势。



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罗素

五、本书的逻辑结构

本书着重从20世纪人类文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互动的层面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化进程。围绕20世纪有别于其他世纪的四大特征展开，这四大特征是：

1. 哲学从主导地位退居为一般人文学科，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知识的先导，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组织结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人类经济形态发展到商业、金融和信息流通占据主流的阶段，工业社会渐渐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类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技术困境，二是价值虚无。这是现代化带来的根本问题，一切都被数量化，可测度，可交换，商业主义甚嚣尘上。

3. 文化艺术思想从突破古典主义和传统观念、范式的现代主义，发展到张扬个性和反常规的后现代主义，直至世纪后期出现了扫荡个性、理念和否定唯美主义的商业文化和信息文化。

4. 列强为了殖民利益，世界市场、扭曲的种族主义和国家理想(法西斯主义)，不断扩张侵略。而弱小民族和国家为了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追求民族独立，不断地反抗斗争。因此，20世纪上半叶几乎被热战(两次世界大战)所笼罩，而下半叶的40年又被意识形态对抗的大规模冷战和局部战争所支配。伴随着战争，各地区、民族、国家、阶级因争取自主权、分配公平和社会平等而进行的革命一度此起彼伏。这一切既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又推动了人类各个领域飞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给了人类

^①陈先达《关于文化研究中几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0、11期。



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重创的北京前门箭楼



世纪初舞蹈家冲出保守的芭蕾舞演出

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

本书第一章对20世纪初文化有重大影响三位思想家的理论进行介绍：说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对20世纪发展的影响。描述20世纪初文化的主调。

第二章揭示科技运用于生产过程引发工业化而给人类生活、文化带来的利弊；介绍20世纪著名的文化学者和社会批评家对工业社会文化现象及市质的分析；论述在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转型，探讨几代人关心和争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文化市质等问题。

第三章分析与上一世纪古典主义占优势完全不同的商业文明之下的“感觉文化”（或称“感官文化”）；叙述20世纪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和强势文化主导下的文化一体化。

第四章阐述贯穿于20世纪近90年的战争与革命进程以及对文化的重大影响；描述在战争与革命中特殊行为与观念支配之下，文化的表现。从20世纪反法西斯角度，剖析法西斯主义这一扭曲的文化模式。

第五章专论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冲击；从20世纪纯粹理性主义至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竞争，说明科技这把“双刃剑”对人类文化的正负面影响；探讨科技和人类精神价值的结合问题。

第六章分析20世纪初期，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东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介绍中国近代开展自强运动的文化意义；描述在争取民族解放之后，为达成现代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对“后殖民文化”的态度；揭示当代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汇之下，“世界文明秩序”的基本轮廓。

第七章从20世纪社会流动和移民的特征，分析传统社区的重组和伴随商业社会崛起的“混合文化模式”；对20世纪妇女解放思潮作深层次的文化诠释；剖析全球化趋势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

第八章着重论述20世纪文学艺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各个艺术门类的演变过程中所展现的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来描绘人类“文化”（狭义的）世纪之变，使读者能从中体悟到20世纪各种“有意味的形式”背后的文化观念。

第九章结合20世纪最后十年中无可阻挡的信息革命、全球化浪潮以及电脑广泛使用而来的数字化问题，介绍“大众文化”的特点和文化市场对社会的作用；探讨在文化传播方式改变，人类愈来愈生活在“虚拟现实”的环境当中，而与自然的距离愈来愈大的情况下，接受“网络”和电脑教育的新一代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人类文化的市质会不会在信息时代发生新的变化等问题。



为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甘地

第十章从20世纪末文化的主调出发,揭示21世纪文化的特征和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末带学”观点,分析“信息时代”、“大流通社会”、“电信社会”、“生态文明系统”在21世纪的人类文化中的运势,为21世纪的文化把脉。

本书将尽力使丰富多彩的事件与理论叙述相结合,达成文化、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六、百年巡礼

任何文化现象,行为和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如果我们闭目凝思,让所知,所学和所经历到的20世纪的各个年代,在我们的脑海中慢慢展现,真是有如活生的一幕大戏。

1900—1918年

(旧的世界体系崩溃)

1900年英国人在南非同布尔人作战,美国人同菲律宾人作战,八国联军在中国同义和团作战。这一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通过精神分析揭示人类的潜意识。欧洲的君王们突然发现在上个世纪列强瓜分世界之后,两个不属于欧洲的国家跻身列强行列,美国打败西班牙而崛起,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1905年日本在对马海峡击



列宁正在向工农群众演说